



四庫全書

薈要

【集部】

吉林人民出版社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十七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二十六

文憲集卷二十六

明 宋濂 撰

雜著 凡二十三章

文說



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

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

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

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猶水與木然導

欽定四庫全書

文憲集 卷二十六

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憂枝

之不蕃而慮其本之不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其蕃也

孰禦聖賢未嘗學為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

天下之學為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為本昌為源溥也彼

人曰我學為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烏可以學為

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為工訓詁艱深為奇窮其力而為

之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況未必

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

詳松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職

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
無不知矣無不盡矣而不特乎此也反之於身以觀其
誠養之於心而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為道
而驗其垣蓄之為德而俟其成德果成矣視於其身儼
乎其有威確乎其有儀左禮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
也聽乎其言溫恭而不卑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纖目中
律而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
家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

其可掩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後
世也今之為文者則不然偽焉以馳其身昧焉以汨其
心擾焉以乖其氣其道德義如也其言行禁如也家焉
而倫理謬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乎古
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繇而發乎發乎
心也心烏在在乎身也身之不脩而欲脩其辭心之不
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
同乎有虞氏之簫韶也決不可致矣曷為不思乎聖賢

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
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
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因以充
氣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
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甚矣今之人惑也聖
賢之為學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為事亦多矣而未嘗
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焉
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

故邪不浚其源而揚其瀾不培其本而抽其枝弗至於
稿且涸不止也然則何為而後可為文也盖有方焉聖
賢不可見矣聖賢之為人其道德仁義之說存乎書求
而學焉不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徵諸身
小則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貴及
草木使人人改德而易行親親而尊尊宣之於簡冊著
之於無窮亦庶幾修道而立教輔俗而化民者乎嗚呼
吾何由而得見斯人於斯世也見斯人而不翅見聖賢

之盛也虎林王生黼年甚少通春秋而好學為文問於予予美其有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河圖洛書說

或問於宋子曰闕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堯夫云圖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是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唯劉長民所傳獨反而置之則洛書之數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卷二十六

四

為十河圖之數為九矣朱子發深然其說歷指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頤程頤其解易大傳大槩祖長民之意至於新安朱元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而遵闕邵遺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卷二十六

五

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其說以經為據似足以破長民之感臨邛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以為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為圖十為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邵子為主乾鑿度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及靖士蔣得之著論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行九宮華父則又以為劉取太一圖為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頗密亭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契陳圖南文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而後大明得之定為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善之則是華父雖疑元晦之說而亦無定見也新安羅端良嘗出圖書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傳於青城山隱者圖則陰陽相合就其中

八分之則為八卦書則畫井文於方圈之內絕與前數者不類江東謝枋得又傳河圖於異人頗祖於八卦而坎離中畫相交流似於方士抽坎填離之術近世儒者又有與太極圖合者即河圖之說又有九十皆河圖而有一合一散之異洛書既曰書而決非圖之說夫圖書乃儒者之要務若數者之不同何也濂應之曰羣言不定質諸經聖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强而通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言其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既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者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兔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從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疑其書異於圖也不必究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

也唯劉歆以八卦為河圖班固以洪範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庶幾近之蓋八卦洪範見之於經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圖書果為河洛之所出則數千載之間孰傳而孰受之至宋陳圖南而後大顯邪其不然也昭昭矣或曰子之所言善則善矣若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所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者將果足信乎濂曰龜山楊中立不云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

嘗言龜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此蓋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啓司馬君實及歐陽永叔之辨而并大傳疑非夫子之言也或云揚雄覈靈賦云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長民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則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歟濂曰先儒固嘗有疑於此揆之於經其言皆無明驗但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故蔡元定有云伏羲

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
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
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也不必真疑於其間
也或曰世傳龍圖序謂出於圖南若河圖由圖南而傳
當以龍圖解河圖可也而容城劉夢吉力辨其偽焉何哉
濂曰龍圖序非圖南不能作也是圖南之學也而非大
易河出圖之本旨也八卦之設不必論孤陰與寡陽也
不必論已合之位與未合之數也或曰然則易之象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集
卷二十六

舍河圖將何以明之濂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數五十其
用四十有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
十有四此固象數之具於易然也不必待河圖而後

關

濂因私記其說而與知易者誼焉

鑽燧說

宋子間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楸二尺中
析之一剖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剖圓大與空齊稍
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寔空內以細絢纏

其腰別藉弁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絢急旋轉之
二楸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烟
蒼勃以虛掌覆空鬱之則火燄燄生矣宋子歎曰火在
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
何可不學哉

撲滿說

撲滿貯錢陶器也狀類甕口通一錢錢入不可出滿乃
撲去故名濂因是未嘗不悲石荊州之為人也荊州俠
士劫逋使商客致富至與貴戚爭豪以鉄如意擊碎珊
瑚非金多不能然卒用是以殺其身嗚呼荊州亦撲滿
歟傳曰仁者以財發身又曰積而能散然則聚財而不
散者不可哉

寧山續說

兵部尚書單公德夫濠梁之人也其與濂交歲行將一
周及再會京師公以寧山卷示濂曰名之有字固周道
之彌文也字之外又有所謂號焉不幾於彌文之尤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集
卷二十六

九

乎此蓋昉於晉流於唐極於宋秦漢以前無是也雖然行之既久孰能廢之吾以寧山為之別稱意將取安靜之義臨川先生既為之說矣子幸為余重言之濂曰昔之人有劉彥冲者所居在屏山之下人因號之曰屏山又有孫明復者家於泰山之陽故人亦號之曰泰山焉皆從其地而實之非徒為是虛稱也今有峰名荆寶氣夜浮而矗起乎濂之西有山名杏靈氛鬱蟠而平時乎濂之北公欲取以為號蓋於是乎求之然皆不彼即而

為果何如耶號之以寧山所以志也山且寧民物其有不寧者乎雖然名固寓也字之而又號之寓之寓者也且夫地之載物斯絕而屹立者人因呼之為山山初不知其名為山也名其為山山且不能自知况山之上又加其名曰某曰某者乎山既無定名吾不知孰為寧山而孰不為寧山乎濂梁之間吾廬在焉環吾廬之青翠如沐者皆山也不止荆杏二峰而已也吾苟以寧山加之山亦豈能拒予者哉吾取山之名而不求山之形蓋欲全其大者爾嗚呼我則人也非山也山則山也非人也人今謂山為我又安知山不謂我為山乎若謂我為山則山與我一矣我與山一則物我齊矣物我既齊而奚虛實之有何當與子游於菴蒼之區鴻濂之都招亡是公而談齊物者可乎濂矍然而謝曰公所見幾於道矣濂尚何言哉作寧山續說

蟠松說

昔人之言喬木必繫於故家者何哉蓋故家者非一世

之謂其封培也有其素保衛也有其道所以能上千九
霄下蔽萬牛撼雷風而弗驚沐雨露而常新者也嗚呼
此亦自承平之時言云爾若夫當戎馬繽紛之際無澤
不竭無山不童人之屋廬且不能自保其有鬱鬱芊芊
靡然而獨存者乎蓋必無也理之所必無而今則或見
之者是豈人之所能哉非人之所能則天而已矣中書
左司郎中劉君明善居武昌之咸寧其先塋之在崇陽
者有松暢茂成林其一最巨者枝柯縈盤勢若長蛟角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集 卷二十六 十二

積善之深故天之報施俾其喬木在墟墓間者不異承
平時其意若曰善人者天所厚也苟謂天不厚善人盍
於蟠松徵之亦如是而已矣雖然天將雨而礎潤潮將
生而颶興家將蕃而林木有輝理之常也今蟠松出於
百剪刈之餘蒼然而弗渝充然而含滋得不為劉君之
家盛大之兆乎矧劉君以濟世之學歷仕熙朝出持憲
節入位郎官聲譽翕然動於中外其融顯方日進而未
已也蟠松之祥又當於是乎徵之昔人又有言曰樹德
如樹木木之成材可資於一時德之榮身可被於後裔
劉君當益務乎德哉某幸與劉君交於是推原其故作
蟠松說

人虎說

莆田壺山下有路通海販鬻者由之至正丁未春民衣
虎皮煨利鐵為爪牙習其奮躍之態絕類乃出伏灌莽
中使偵者緣木而視有負囊至者則嘯以為信虎躍出
扼其吭殺之或齧其肉為噬齧狀裂其囊拔物之尤者

餘封秘如故示人弗疑人競傳壺山下有虎不食人惟吮其血且神之已而民偶出其婦守巖穴聞木上嘯聲急急必有重貨乃蒙皮而搏之婦人質脆柔順者得與抗婦懼逸去微見其跡人也歸謀諸鄰謀遂之抵穴獲金帛無算民竟逃去嗚呼世之人虎豈獨民也哉

猿說

武平產猿隕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點不可致獵人以毒傳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於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號嗟夫猿且知其母不愛其死况人也耶

章氏三子制字說

龍泉章史君有三丈夫子孟名存道仲名存誠季名存厚既皆冠矣嘗有為其字者而其配名之義有未盡焉三子者以其父命請予為更之予竊自念加冠制字乃大賓之責衰朽之餘精神遐漂安能與聞於斯雖然不

敢辭也予聞天道付子實有恒則唯正是將本無頗僻

君子脩之是之謂德請字存道曰允德何如人道之務惟在乎誠衆善之源隨物以形其欲致之必由於明請字存誠曰允明何如地道所貴既厚且大深重弗遷弘博無際無所不負是曰能載請字存厚曰允載何如夫允之為言信也三子者信能察之則無媿於名若字者矣雖然未也學貴能辨辨則不戾視德為虛玄而不驗之於實德者其所謂德非吾之所謂德求明於寂嘿而不著之於民用者其所謂明非吾之所謂明也視載為易足而不本之於龐鴻者其所謂載非吾之所謂載也三子者慎之哉雖然未也辨貴乎行不行猶馬之無足隼之無羽也弘其中廓乎使有容制乎外無使其沛節其欲不遠而復遏絕其未然而其天始全泊焉其若虛肅焉其若拘統焉而有樞如此方能入於君子之塗矣三子者勗之哉雖然未也而家自太傅公以來以詩書禮樂衣被於子孫極盛而休其章紱之蟬聯勗業之輝煌

溢於史冊而播於士大夫之口者先後相屬也而父史君尊崇理性之學嗜善如飴厲行如金石而三子者又各有士君子之操或提義旅以鎮捍鄉邦或據所蘊以著澤物之仁或酣志書詩以繼其先緒亦既綽有令譽而予猶諄諄為是言者進學之功無已而繼志之責不易也必使上不媿天中不媿人下不媿地斯善矣三子者勉之哉雖然未也薛氏有三鳳焉才非不高也而德則鮮也賈氏有三虎焉位非不榮也而德則鮮也宋氏有三絕焉才非不多也而德則鮮也非三子者之所樂聞也三子者之所樂聞其殆聖賢之學乎予之有望於三子者可謂遠也已矣三子者其懋敬之哉其懋敬之哉

傅幼學字說

四明傅君其名曰行而字曰幼學問其字之說於余余告之曰子學後世之學歟將三代之學也後世之學士有以理財為學者矣有以聽訟為學者矣有以治兵為

學者矣有以文章為學者矣有以訓詁為學者矣然皆非所謂學也夫辨章析句剔抉細碎若馬鄭之流訓詁之學也研精極深融理放辭若柳劉之類文章之學也責變務奇奮智鼓勇若孫吳曹操治兵之學也以察為明以刻為公若商鞅韓非聽訟之學也箕畝口稅不遺毫釐若桑弘羊之徒理財之學也是皆得一而遺十或不適於用或用之而不足以致治故君子弗貴焉且夫聖人之所學者大可參乎天地而小不遺乎事物妙可以贊化機而近不離乎云為其本仁義其具禮樂政教其說存乎經而學之存乎人人皆知學之而不能行之者惑於後世之學故也後世之學譬猶稊稗然藝之易成而獲之不可以食食必有霍亂泄嘔之疾人悅其易而不顧疾之在後不亦惑乎聖人之道猶粟菽也用之於身則氣充而體安用之於家則家裕國用之則治天下用之則四夷格而庶物育而後世未嘗大行者或有其人而無其時或過其時而不能盡其才通患然也幼

學材敏而色和志篤而有容庶乎學聖人之道者矣而又生乎今之世其殆將有合乎夫不學道而妄行者無責也學道而不以行者自賊其心也得乎君而不以斯道事之者欺其上者也是恒人之所不敢為况幼學之名若字出於父師之訓者乎幼學益自勉焉他日佐朝廷有以經術致治者吾知必幼學也夫

說玄疑子

玄疑子密人往來吳越間人問姓名不荅迫之以指就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集

卷二十六

十九

案畫玄疑二字人因稱之曰玄疑子云初疑年十三時牧猪東海上有道士佩劍過之授藥一丸赤如火吞之即棄猪隨道士去涉瞿塘上灩澦入青城山坐白龍洞中洞前大雲高三四尺疑居之若溫時下山敲水濯足澗中戲折澗竹竅而吹之學鳳凰鳴道士聞之笑曰孺子之駭一至此乎未幾道士去三神山採藥疑欲從不可獨處洞一年或三月不食即食不過黃精石芝膏斷芝鬼城下有白虎向南行疑往執其尾躍上虎脊超一里

所舍去反白月射洞底秋風四鳴因思故鄉菊花酒且

熟遂還密人見疑眼有碧篋意其已仙而疑弗是也人

見疑者輒贈詩連筆如風字或類寔書鬼篆不可識俄

道士復至與飲琅瑯臺上大醉竟同去不知所之道士

眉長八九寸雙目深聳怒張如戟人並疑為古仙人云

為說者曰齊地自古多方士爭言有禁方能神仙而少

翁樂大尤善感雖漢武雄才亦所不免今疑固齊產也

豈其山川之靈有以致之歟嗚呼使上之人有好疑者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集

卷二十六

十九

其不少翁樂大也寡矣先王之世以左道惑衆也必拘殺於司寇必有旨哉必有旨哉

蘿山遷居志

余世居金華孝善里之潛谿其地在縣東七十里禪定院側谿之東即入義烏境元重紀至元元年乙亥正月十五日授經浦江義門鄭氏久之以其家九葉同居乃願卜鄰焉相地於仁義里孝門橋之上其地直縣東三十里有山曰青蘿至正六年丙戌十月二十七日於山

趾建寢室三楹間繚以周垣前敞小門十年庚寅二月十五日攜家自金華來遷揭其扁曰潛谿示不忘本也十四年甲午十二月八日再構前軒如寢室之數東西營之屬以次告完扁軒曰青蘿山房因舊山而志新築也十八年戊戌六月十八日國兵取浦江遂避入諸暨兵雖定浦江當戎馬之衝不可居十九年己亥三月十五日還潛谿故廬越九載始重葺治於是復來遷時國朝吳元年丁未四月一日也惟古人最重遷以墳墓在斯親戚在斯不敢輕於棄去或去之必出於勢之不得已今予宜有他哉特欲薰漸孝義之風以勗我後人爾然蘿山之望潛谿朝發而夕至非若別郡千百里之遠宗屬之胥會先塋之展省固未嘗廢其與弗遷者初何異哉余既來遷偶閱宋嘉定末官給地券所居左右曰宋公園園與予同姓亦似不偶然者豈其數或前定歟予子孫居於此者毋析爨毋為不義毋侵蝕比隣日夜被乎詩書耕則為良農學則為良儒庶幾不負予之志

也

五洩山水志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過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礁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峰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等泉西流匯為小窪瑩澈泓澈毫髮不隱鯁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入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闊道相傳有岩角肖鷹喙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虫岬岬奔遶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

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篠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沫成白簾濶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鮮暈時有水珠耗耗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過橋水或湧取蜥蜴入瓶盃中持以歸多驗自過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集
卷二十六

三十三

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峰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峰圓而童名鉢孟峰或曰肖東甌雁蕩又名雁蕩峰由雁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峰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峰嶄嶄勢欲拄天者名天柱峰其他諸峰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折度略約橋超三學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參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

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輓雷人咲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沂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閣山村人多舍簞葦間有平皋數百畝可耕穡傍汾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傾之瑟瑟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潭如錡釜面廣而底畝大水驅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集
卷二十六

三十三

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寘足從其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絙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絢圓腰繫巨杙俯睨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塋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

水五級故名之為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刪烏城志

元至正七年冬嘉禾城西有烏數千營巢於地圍八尺崇五尺晝夜弗休類有物督迫之者未幾大盜弄兵海上紅巾繼起江淮皆繹騷朝廷遂詔州郡築城築城自嘉禾始亦異哉唐貞元中田緒境內烏街木成城其崇則緒五之二其圍則至數里之廣所以德宗有播遷之禍今元亦馴致喪亡先儒謂杜宇啼天津橋南方地氣先應亦是類歟吳僧本誠著烏城志五百餘言余愛其文特刪之以附集中本誠字道原以能文名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過於神明之臺孝廉問曰子締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為我揚推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品穴鶴龜編襦土芝溫食動趾踉蹌發辭謏訖忽挾細縹去歷都

欽定四庫全書

文憲集

卷二十六

文憲集

卷二十六

邑見者大噱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燧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迫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翅蟻矐時幻歲運電滅鳥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龍矢報弓仰落雙鵬俯攝長熊毛血旁灑塵坐四封入據選館廷實惟供雲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重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廷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屬輔寄牙環質姦容歌喉撼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耀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焰焰孰潛其燭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邊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姁姁衛霍擁軫樊陳建纛公關門王孫媚竈霜露係乎吹噓子奪視其溫笑其銳也若孟關之出曾橈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

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
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卑卑
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
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
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
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暨間分布九疆摠三條於中區
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翰混茫包天裹地循
環相通叶其間恠偉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漬宗叶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二十六

三

鼎宿寶符之貴玄龜青鯉之章金匱玉策之探日月珪
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蘭徒御戒樓航濯足
於咸池晞髮於埽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
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河洛
而思聖勲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
文辭然非至馬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
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
叙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釐責儉兼愛上賢右鬼

採掇不斷型靈唯土晉然自安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
行直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
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因時制
宜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伸鞅開

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

綱

開

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厭

攸宜

開

首著於經彝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

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騰泣衆迅雷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二十六

三

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颶風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
飛也彘彘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
里而列井布茶也是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
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
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
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助列繡繡續續九宮八門六
甲五神軍軌兵鈴星式雷經金鷄玉狗風角鳥情制器
尚精動合神機胃鎧羅陳戈戟交施渠谷距堙驚冥扶

胥象車雀杏行馬飛鬼武衛大槽驪耳長髮雲火萬炬
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寨六形旂按五方天
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趨烏蛇翔驤正正奇奇巍巍
堂堂赫赫赫赫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
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
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饑渴之在己也孝
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
儒書又焉用爾為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迄
沉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皇馬
玉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
衣服閭女丸素書赤斧碧鷄朱璜痕脫玄俗質虛心存
冲寥跡入倕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
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東象之
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韞服太極之麟芝入
火不熱入水不濡入石不闌入木不拘雲卧天行神潛
靈飛是蓋與天為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為也當闢我石

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
膚肌觀銅狄而摩津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
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文學
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墮
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噴藏之名山編簡乃
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惟
言放紛而弗齊千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
而盡閱其文僭辭竊義聾俗簪世日新月動莫之制
衡鑄難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
道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為原變州家名性
氣體何圖指倕殊而重摹迭儼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沾
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鈞其龐鴻掠其纖微懸空明之
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粗近
之然滯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哉
文學曰孟夫子歿世之真儒師師萌庶依俟奚歸孰廓
我矇孰砥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泛其